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# 古厝藏文脈 煙火續流年

張德俐

車子行至柏柱洋西南麓，我便執意叫停了同行友人。眼前這片靜臥山間的村落，便是福安溪柄鎮的樓下村，一個藏著三百年歲月風華，獲評中國歷史文化名村、中國傳統村落的古韻之地。於我而言，此番重逢，既是赴一場舊約，更是一次深入時光肌理的尋根之旅。

「樓下」這個名字與我故鄉的「樓下裡」相近，讓我猜想這裡的先人是否從故鄉遷徙至此。村莊坐落於群山環抱之中，四周青峰疊翠，中間地勢平闊，宛若一方天成的寶坻，藏風聚氣，自在安寧。村口一棵造型別緻的樹，枝桠舒展，將村人的淳樸與好客，悄然寫進歲月的眉眼。這片土地承載著五百多戶人家的煙火人生，劉、王、謝等姓氏繁衍生息，其中劉氏一族最為興盛，三百年的家族故事，都鐫刻在這片沃土之上。

漫步村中，無需刻意尋覓，時光的痕跡便撲面而來。康熙年間，劉氏先祖輾轉至此，勤耕發家，開啟了家族的傳奇。自清嘉慶十三年至咸豐三年，短短四十五年間，三十餘棟古厝拔地而起，青磚烏瓦

相連，馬頭牆高低錯落，形成了福建境內規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古民居建築群之一，蔚為壯觀。

這些古厝，形制相近，仿若出自同一匠心，盡顯閩東民居的獨特韻味。三合土夯築的牆體厚達半米，堅實厚重，「蝦姑牆」與「觀音兜」的造型靈動別緻，是獨屬於閩東古建的浪漫印記；側旁的走馬道、大門殘留的半門痕跡，都藏著先人的生活智慧。雖風格統一，卻又各有千秋，家境的厚薄、主人的志趣，都化作建築規模的差異與裝飾細節的考究，在一磚一瓦間靜靜流露。

腳下的礫石古道，曲曲折折，串聯起棟棟古厝。歷經數百年行人踩踏，礫石早已被磨得溫潤光滑。道路中央，幾處用小石子圍成的圓形八卦圖案，歷經風雨依舊清晰，與身旁的老厝一同堅守，默默見證著村落的晨昏更替。人去石在，這些靜默的石子，彷彿臥看煙火的智者，回味著百年前，身著青布長衫的先祖，倚門淺笑、安然度日的溫情。

穿行在幽深巷陌，最動人心的，莫

過於家家戶戶門楣上的匾額題字，一字一句，皆是文脈的凝鍊。門首「重熙累洽」，寄托對家國世代安康的期許；「保合太和」蘊含著萬物和諧共生的大智慧，是先人對至善生存狀態的追求。

行至一處劉姓祖宅，迎門「淑氣昭融」的橫匾筆力遒勁；大門背後，「寥寥重開」的題字暗藏禪意，以「寥寥」代「庵」，既避俗字，又寄寓著敦促後人勤學覺悟的深意，盡顯古人的聰慧與雅致。街巷轉角，「尚德崇文」的門匾赫然在目，與儒家「明德弘道」的思想一脈相承。

走進誥封「武德騎尉」劉作搏的宅邸，更被其深厚的文化底蘊震撼。這座佔地千餘平方米的古厝，五開間、三進廳，是家族祭祀、慶典的禮儀中心。廳堂正中，巨大屏風上「德煥鮑桓」的匾額，講述著千古佳話；屏風前精美的壽序屏風，鑲金楷書，雕紋吉祥。兩側過堂，「君子萬年」「介爾昭明」的題字出自《詩經》，文脈傳承，歷歷可見。

側邊小廳堂，藏著文人雅士的詩意

追求。石庵先生題寫的「聽雨讀書」木匾，禪意悠遠。依窗聽雨，捧卷品讀，這是歷代文人嚮往的雅趣。照壁上「惠風和暢」，山牆「室靜蘭香」，一字一句，都營造出清幽雅致、書香氤氳的意境，讓人盡享內心安寧。

村落之中，每一座古厝都有專屬的風雅印記。建於雍正元年的洋中厝，門匾「雲漢為章」氣宇軒昂；古街上方的「紫氣春融」，是村中最大古厝，盡顯昔日繁華；村南「仁裡為美」，門前對聯與週遭青山相映成趣。還有「奠獻幽居」「煙雲供養」等諸多佳匾，皆寄托著先人對生活與自然的熱愛。

這些古厝，不僅是居所，更是一部部立體的史書，記錄著樓下村的興衰，傳承著中華民族的耕讀文脈。

「此處文峰容架筆，吾家世業本傳經」，大門對聯彰顯書香底蘊；「修身豈為名傳世，做事常思利及人」，屏風題聯道出了淡泊利他的處世智慧。百年風雨，這份崇文尚德、耕讀傳家的精神，依舊在古村代代相傳。

## 微風輕送薔薇香

潘銀娟

五月，淺夏，又到一年「水晶簾動微風起，滿架薔薇一院香」的時節。是的，因為薔薇花開，我感覺整個校園都浸潤在薔薇的花香之中。

薔薇，多麼恬靜，多麼清美的名字。老祖宗造字時，給這二個字都帶上草頭，從漢字本意敲定，是草本植物一類，而事實，薔薇是木本植物。我想，給她取這麼個曼妙名字的人，定是一位青衣白馬心懷柔情的翩翩少年吧。

薔薇是我們本土的植物，栽培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夏朝之前，《詩經·小雅·棠棣》中的「棠棣之華」，就是薔薇科的一種。而關於薔薇花最早的記載是在漢朝。相傳上林苑裡種有薔薇，漢武帝與寵妃麗娟賞花時，看到「薔薇始開，態若含笑」，不禁感歎道：「此花絕勝佳人笑也。」麗娟戲問：「笑可買乎？」武帝說：「可。」麗娟便取黃金百斤，作為買笑錢，以盡武帝一日之歡。從此，薔薇便有了「買笑花」的別稱。

「似著胭脂染，如經巧婦裁。」薔薇花的美是毋庸置疑的，但我總覺得她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秉性。當迎春們在春光中爭寵獻媚時，薔薇還顯得有些靦腆，帶著幾分怯意若有所思地靜觀，不急不躁地默數著時光的節拍。待春色慾暮，夏風乍起，已然翠色慾滴的薔薇才如驀地聽到一個無厘頭的笑話那般，實在憋不住了，嘩地一聲，全都咧開了嘴，笑著、嚷著、推著、擠著，義無反顧，一覽無餘地展現它雲霞般的風采。

校園裡的薔薇以玫紅和粉紅居多，放眼望去，那一大片紅得熱烈，粉得柔嫩的薔薇花，迎風搖曳，在葳蕤綠葉的映襯下顯得奪目迷人。薔薇花色艷麗，花朵嬌俏，花姿優雅，花香悠長，駐足觀賞，不由得讓我想起《詩經》裡的句子：「靜女其姝，俟我於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躕。」的確，那些開得柔情蜜意的薔薇花，恰似一群溫婉的懷春少女，一襲薄紗的水粉色裙衣，束裹出婀娜曼妙的身姿，令人迷戀而遐想不已。特別是微雨過後，那濕潤潤、粉嘟嘟的花瓣，如嬌羞水靈的女子，唇齒輕合，眼波流轉，淺笑盈然，脈脈含情，怎麼能不叫人怦然心動呢？

江南的鄉下，隨處可見薔薇的倩影。在我的家鄉，當然也是有薔薇的。南朝梁柳惲詩云：「當戶種薔薇，枝葉太葳蕤。」其實，家鄉的薔薇不只是當戶而種的，更有那些籬笆上的薔薇，每年五月如期而開，一簇簇，一叢叢，倚著籬笆，傍著院落，大大小小、白的、粉的、紅的花朵，嘖嘖喳喳擠滿了柔軟的枝條，把滿懷的快意渲染到了極致。是呀，鄉村的薔薇花，自笑看風雲，不管流年度，無拘無束地生長，透著任性，裹著無邪，既漾著一份真，又挾著一份趣，於歲月深處裝點一段美好的時光。

薔薇花開在初夏的微風裡，開在尋常百姓家，也開在唐詩宋詞裡，開出了別樣的一番韻致。「風動翠條腰曼娜，露垂紅萼淚闌干。」白居易見其曼娜；「通體全無力，配顏不自持。」韓偓見其羞怯；「有情芍藥含春淚，無力薔薇臥曉枝。」秦觀見其嫵媚。而高駢的《山亭夏日》：「綠樹陰濃夏日長，樓台倒影入池塘。水晶簾動微風起，滿架薔薇一院香。」分明讓我看到了詩和遠方。詩人所描繪的是初夏正午的山亭，幽靜的庭院，滿目的濃蔭，驕陽下的池水晶瑩透徹，微風輕拂，波光瀲灩，樓台的倒影在碧波中輕輕蕩漾，而此刻，那邊滿架的薔薇正熱烈地綻放，花朵灼灼，香氣撲鼻，整個庭院都沐浴著醉人的花香，身在其中，人間俗事煩惱頃刻俱消，這是多麼溫馨而愜意的時光啊。雖然學校裡沒有亭台樓閣詩情畫意的景致，但駐足觀賞，盛開的薔薇花也足夠令我陶醉了。

薔薇花是吉祥美好的象徵，遇見薔薇花，就遇見了美好。徜徉在薔薇樹下，滿眼繁花，一樹絢爛，恰如菁菁校園裡那些風華正茂的莘莘學子。他們青春似火，年華若夢，洋溢在臉上的笑靨都像薔薇花一樣美麗。

頭天還暖意融融，夜裡便大雪封山。翌日再看，滿地是凍僵的花苞，鶯巴巴蜷在泥裡；僥倖掛在枝上的，也像被凍僵的小燈籠，失了顏色。

風捲著殘花擦過褲腳，我忽地想起發小阿虎。他高中畢業後跟著工程隊走南闖北，學得一手瓦工技藝，手上裂子一道疊一道，好不容易攢了點錢，回鄉開了個水果店。可剛裝修完進完貨，便撞上疫情封城，滿庫水果爛得流水，欠下的賬至今壓得他抬不起頭。

你看，這世間的際遇，多像這野杏的命數。「屋漏偏逢連夜雨」，誰不是揣著滿腔熱望，等著熬出個亮堂日子？可偏生總有意料之外的寒霜，把剛冒頭的盼頭打得七零八落。可野杏偏不認這個理。半月後再上山，遠遠便見一片淺粉。走近才發覺，枝桠上竟又冒出了新花苞，雖比上次小了一圈，卻個個精神，風一吹晃悠悠，像攥緊了不服輸的小拳頭。沒幾日，淺粉的花瓣全開了，雖不如往年密實，卻朵朵鮮亮，熱熱鬧鬧擠在枝頭，讓荒涼的山坡重煥生機。春分時節，我立於樹下。微風拂來，花瓣落肩，撲鼻是一股淡淡的苦香。手機震動，收到阿虎的消息：他找了個工地的活，白天壘牆，晚上跑代駕，欠的賬已還得差不多了，等清了債，還想去開那個水果店。

「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。」他就像這野杏，屢遭寒霜，卻從未放棄對春天的渴望。一次次隱忍，一次次挺立，只因堅信總有一個春天，風是暖的，霜是晚的，便能踏踏实实把花開全，把果結滿。

夕陽西下，我摘下一瓣含在唇間，那熟悉的酸澀湧上舌尖，竟又泛出淡淡的甜來——那是山野裡獨有的、浸過風露的清甜。野杏樹靜靜佇立，像群被歲月遺忘的老人，皸裂的樹皮糙得像父親幹了一輩子農活的手掌，掌紋裡藏著整座山的晴雨，也最懂山裡人壓在日子褶皺裡的盼頭。

這山野裡默不作聲的野杏是如此，這世間在泥裡摸爬滾打、卻從不肯低頭的人，不也是如此？我們熬著、扛著，從來不是為了等誰的採摘和認可，只是因為我們本就該為自己，好好開一次花。

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。」就算無人記得，就算被市場拋棄，那又如何？泥土裡有種子，種子還會發芽。只要活著的本能不滅，明天的芽便還會冒出來。或許，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棵野杏樹。會遭遇不公，會被遺忘，但只要心中有光，便能在困境中堅守，在黑暗中尋找光明。春風再次吹過山巒，我彷彿看到那片野杏林在暖陽下傲然挺立，正書寫著屬於自己的傳奇。

## 書卷裡的清歡

何翠文

書本是濃縮的世界，古今往來皆納其中，三教九流悉數登場。我們每個人所處的環境總是有限的，通過讀書，心靈便獲得了自由，擁有了無限廣闊的空間。正如莎士比亞所言：「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，生活裡沒有書籍，就好像沒有陽光；智慧裡沒有書籍，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。」

書籍是人類的精神食糧，是一代代智者遺留的財富。它未必本本對你有用，但總有一本契合此刻的你。這正是書本奇妙的地方：它看似被動，在被讀者選擇的過程中，其實也在選擇著讀者。遇到了，喜歡上了，便是緣分。當你讀到一本好書，那一刻的會心一笑，便是靈魂深處的共鳴。

我小時候在農村，除了上學，便是幫大人拔草、割禾、砍柴、喂牲畜，讀書是閒暇時光裡最好的享受。父親有讀報的習慣，我便學著大人的模樣，湊前識字。方正的漢字組成詞，連成句，奇妙地鋪展在眼前。當我的小腦袋瓜琢磨出一句話的意思時，眉眼彎成了月牙，小臉蛋綻放成一朵燦爛的迎春花。

稍大些，我從鄉村考進縣裡高中。高考結束後，我興沖沖跑向一中收書點——那是縣裡最好的高中，許多畢業生丟棄了資料書和課外書。我懷揣積攢的零花錢，帶上兩三個大尼龍袋出發。歸來時，書填滿了袋子。假期裡，我坐大巴將它們運回家，滿心歡喜。

庭院寂靜時，我搬來小凳。山風翻動書頁，藉著月光，我輕輕按它，邀一溪星輝共賞唐詩裡的風流婉轉。讀到韓愈《勸學篇》中「書山有路勤為徑，學海無涯苦作舟」時，父親悄悄走來，展紙蘸墨，提筆寫下這副對聯遞給我：「丫頭，記住這句話。」月光淺淺映著他臉上的笑意。我雙手接過，稚聲念道：「勤為徑……」往後做人做事，當以此為戒，以勤為徑，以苦作舟。山泉靜靜流淌，我的眼裡彷彿也被泉水洗過，透著清亮的光。

飄旅蘇州五餘載，卷卷書香驅散了愁苦，點亮了漂泊的生活。某個拂曉，我備好餐食，騎車前往蘇州二十四小時圖書館。尋一安靜角落攤開書，書時而變作知己，叩問愛情失意裡的悲傷；或幻為故人，親切交談工作的挫折；亦或是老者，與我促膝長談人生的悲辛。窗外人流更迭，日頭西沉。起身移目，館外小園古松盤曲，長廊蜿蜒，兩滴水潭泛起圈圈漣漪。我捧書聽雨，儼然成了江南水鄉的一幀剪影。

倦意襲來，我靠椅半躺。恍惚間，洪應明攜《菜根譚》踏江而來，捋著白鬚吟道：「立業建功，事事要從實地著腳；若少慕聲聞，並成偽果。」我怔怔聽著，猛然驚醒——往日寫文唯求揚名，急躁近利，甚至想過走捷徑，終得虛名，徒惹嘲笑。我將這句話端正印在紙上，筆墨氣息與文字光芒透過紙背告誡我：做人當求真務實。這是卷卷書教我的道理。

我也愛書裡的風流。小說一波三折，如魯迅的冷峻、老舍的通俗；詩歌凝練空靈，如辛棄疾的悲壯、李清照的淒婉；散文形散神聚，如朱自清的淡雅、冰心的溫婉。

我最愛散文，尤以沈從文為最。走進他的詞卷，時而去邊城看魚，聽離夜夜唱山歌；時而赴桃源觀雲淺酌，寫信寄給「正當最好年齡的人」；時而在吊腳樓聽湘西男女粗野真摯的情事；時而宿於鴨窠園，夜看漁火聽水聲，眷戀那片故土人情。他的文章純淨空靈，似春陽新枝臨風輕搖，又似伊人明眸暗生情愫。

在清貧無依的時光裡，閱讀成了我的避難所。我躲進它的世界，瀟灑雜念煩憂，享受它打造的靜謐伊甸園。人心漸漸平復，心裡的燈火緩緩亮起。一盞茶，一尺書，流光從屋簷觸角邊走過。一卷書卷陪我走過朝朝暮暮，伴我從容行走在人生旅途上。

讀書是一場交流。一本書就是一条秘密通道，一條寧靜而充滿魔力的「時空隧道」，成為我們與世界對話的窗口。

它不僅增長學問、開啟智慧，更能掘進心靈的廣度與深度。

一個愛讀書的人，終會成為一個愛思考的人。因為書裡不只有顏如玉、黃金屋，更有疑慮、傷痛、歎息與追問。會讀書的人，必將自己的人生經驗融入其中，對世界與人生生出獨到的體悟。

讀書可以涵養氣質，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。讓我們從容穿越人生的街市，盡情享受書卷裡的那份清歡。

## 難忘那片野杏林

宗銀峰

「綠楊煙外曉寒輕，紅杏枝頭春意鬧。」春風一拂過山巒，故鄉那片野杏林便在心頭醒了。它們曾是山間最靈動的詩行，如今卻在歲月的褶皺裡，默默書寫著屬於自己的滄桑與堅韌。

少時，故鄉是野杏的王國。春日一至，漫山遍野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調色盤，粉白的花朵如雲似霧，層層疊疊堆滿枝頭。微風過處，花瓣紛揚，宛如一場繽紛的花雨，灑在小徑上，也灑進我童年的記憶裡。

春末夏初，青杏泛黃。我們像歡快的小鹿在林中穿梭，又似猴兒般躡上樹梢，摘幾顆酸澀的果子。蹭掉絨毛咬一口，酸得眯起眼，臉皺成個小包，卻捨不得吐掉。那酸甜的汁水從舌尖竄到心底，至今仍回味著上癮。

那時，野杏是山裡人的「金疙瘩」。杏熟時節，大人們挎著竹籃採摘，趕集售賣。在那個水果稀缺的年代，野杏常被一搶而空。果肉解饑，杏核能入藥。村裡的老中醫常說，杏仁是「宣肺降氣」的好東西。一年下來，賣杏能換來幾十塊錢，添幾斤粗鹽，扯幾尺花布，攢夠了，便是娃娃們新學期的學費。經開水煮熟、涼水浸泡去皮的杏仁，拌上鹽韭鹹菜，更是逢年過節的顯眼佳餚。野杏如一位老友，默默陪伴，見證著日子的酸甜苦辣。

然而，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。超市裡的水果愈發鮮亮，紅透的草莓、金黃的芒果，就連家養杏也育出了蜜甜的大品種。野杏因肉薄、味酸、核小，漸漸被遺忘在角落，昔日的輝煌如過眼雲煙。就像今年三月，枝桠上鼓滿了花蕾，小小的，攢著勁兒，像藏了一冬未說出口的心事。那股子悶頭往上衝的勁兒，彷彿要開個熱熱鬧鬧，結個滿枝沉甸甸。誰知倒春寒驟至，

文藝副刊



海韻